

# 一所村办中学和她的毕业生

曹高芳

曹王联中——我的母校，一所几个村联办的中学，一个当今在全球各类搜索引擎中难以获知的特定词，却是我无法忘却的记忆！回老家时，我有时会去瞧瞧其“遗址”，在那里驻足沉思……

母校最早设在我们村的家庙内。1952年，家庙先是曹王完小的“地盘”；1968年，刚刚诞生的人民公社机关迁至于内；1969年，新成立的“曹王联中”在此招收首届学生。1964年，曹王农中在家庙西约300米处成立，后归入联中。联中由此设东、西两个校区。

东校是个四合院，正北屋、西北屋属于校领导、教师办公的地方，东北屋为职工食堂；东、西两间屋还有正南屋均为教室，西南小屋在校门口，也是教师办公场所，东南地段为厕所。院内有口井，系师生们饮水的来源。西校，占地5—6亩，有两排房，后排有5间教室，前排由乒乓球室和两间教师办公室组成。校园的南侧与东侧均为篮球场。

东校，距我家仅有百余步，我常去玩耍与“学习”。比如抽陀螺，有时不小心将其弄到井里，自然痛惜又无奈。我曾在教室窗外，听过老师讲解如何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成分；曾进入教室里，看过电影《红雨》；曾在老师办公室里，读过关于周恩来逝世报道的报纸等。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村里与公社协商，将村南桃树园东侧的空地与联中置换，其中西

校作为我们生产队的场院，东校拆除后作为社员盖房用地。于是，我有幸认识了冯长泰、张志川、李美强等老师，懵懵懂懂感受到了他们渊博的知识、乐观的生活态度，由此也奠定了自己的教师情缘。

1976年，新校区启用，占地十多亩，平坦宽敞，房屋横竖成排。从南入口进入主道，西侧有三排教室，每排包括两间；东侧一排，一间为教室，另一间曾作为教师乒乓球室及办公室，1980年又新盖了一排；主道直达的最北端是最长的一排，中段是职工食堂，东西段均是教师办公室兼寝室。食堂前吊着一口钟，上下课时即听到它的声音。校门口的东侧为厕所，路南即是绿草成茵的操场，再南面是学校的庄稼实验田。

在各排房的墙上设有黑板，用以公布考试安排、发布各类通知等；在各排房前后空间带，设有乒乓球台，其中在最后一排和北二排的空地，是菜园。有时会听到黄瓜丢了、茄子少了、柿子没了的传言，人们就会猜测哪是几个调皮的同学们干的，哈哈。

学校东邻张北公路（现205国道），西行不远即是张东铁路曹王站，可乘汽车、火车南至工业基地淄博，省城济南，北达惠民地区行署驻地北镇和胜利油田所在地东营。

学校主要开办初中教育，累计培养了1969—1985级17届毕业生约2000余人，既有在中央或地方党政机关担任领导的，也有在高校担任专家教授的，也有以救治生命、守护健康为己任的，还有众多的企业老总。

曹庆文，淄博市文广新局原局长。恢复高考后的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淄博日报社，曾任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市文联主席、文化局局长、文化出版局局长等。1978年，联中的同学都在学习他参加高考撰写的作文——“难忘的一天”，被当作经典范文在整个学校传阅。当时，“曹庆文”几乎成为了“文学”“高材生”“大学”的代名词，全校师生都以他为荣。

孙福悦，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干部一局副局长。1978年考入山东省畜牧兽医学学校，毕业后至博兴县兴福公社工作；1984年被选派到山东师范大学学习，毕业后借调到团省委并调入省委组织部；后调入中央组织部，历任干部二局正处级调研员、办公室副主任、一处处长、干部一局副局长。2002年出国考察时，因突发疾病不幸逝世，年仅38岁。作为鲁北欠发达地区的村办中学，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实属荣耀，但是天妒英才薄命苦！福悦师兄赴京履职后，依然平易近人，如回老家过春节时，依然与本村兄弟一起给长辈叩头拜年，显示了其朴实无华的作风与人格魅力。

孙建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考入华东石油学院，现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信息与地球物理所副所长。30多年前，对于老百姓的孩子而言，考上中专跨出“农门”就不得了了，但建孟师兄初中毕业时毅然放弃读中专的机会而入高中学习，两年后顺利考取全国重点大学，被母



校的师生称为“壮举”！当时，他成了联中同学的励志活教材。

曹庆博，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1985年考入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分配至滨州医学院附院工作，后调至青岛。熟练掌握心血管的常见病、多发病、危重、疑难病的诊断与治疗及心内科临床操作和诊疗技术。庆博默默无闻地悬壶济世数十年，其业务功底与医疗水平获得了省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与患者及家属的普遍赞誉。

我是1978年进入联中学习的。我们那一届，也不乏优秀的同学。比如新芳，长期担任主要班干部，考试无论成绩好坏从不作弊；厚华，善于钻研、异常勤奋，曾获全校数学成绩第一名；明忠，主动学习、善于学习，各门功课一直优秀，后来担任中学物理教师；新猷，长期担任班干部，意志坚强，曾在作文中写道：热了想想邱少云，冷了想

想罗盛教；福江，为人爽快、思维缜密，毕业后从事铁路运输工作，后任村党支部书记；新军，担任体育委员，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用拳拳爱心守护父老乡亲的身心健康；立银，担任班干部，数理见长，稳健成熟，同济大学毕业后在建筑装饰装修业颇有成就；立舟，智商高，情商优，执着进取，走向社会后在建筑安装领域影响非凡；明轩，为人正派，厚道本分，后来担任企业主管，业务遍及全球各地；东升，脑子活、人缘佳，各门功课样样好，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公司老板；怀军，因“兄弟八人”被知晓，更因学习优秀而闻名，毕业后成为“土豪”。

上世纪80年代末期，镇里调整中小学布局，联中更名为“联小”，两年后被撤销。她在顺利完成各阶段人才培养的重任后，最终归于历史……

我的母校——曹王联中，我永远怀念你！

# 跑，倾听自己的呼吸

曲璐璐

你是否认真倾听自己的呼吸。

即使白日里混杂着各种声音，即使黑夜往事轮番入脑，鼻间的那缕细微的风，穿过阻碍，决绝果敢地在所有声音中脱颖而出，直击耳廓，柔弱却清晰。

从小就不爱跑步。大概因为老爸曾是田径教练，每每回家经过操场必会听到他大声呵斥学生的声音，也许那时就隐隐觉得，跑步，是件容易挨批的倒霉差事。

后来高中有了课间操，凶神恶煞的体育老师在喇叭里发出命令，没走几步就开始了奔跑，前头的大个子们步幅大，越跑越快，而我们这种小个子愈发追不上，偏偏喇叭里的声音却叫嚷着让小个子们跟上大个子，眼见肚子已经抽筋，还要不断抑制着冻出来的鼻涕流进嘴巴里，呼吸急促，嗓子腥咸，心里边骂体育老师边惶恐地想着再跑下去就要吐血了，终于喇叭里的声音再次发出命令：原地踏步。然后，尘埃落定。

这一切都成为了我的童年阴影。于是后来的很多年里，我都惧怕跑步。

许是年少的熬夜过度，

许是多愁善感伤神伤身，近几年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没到30岁的姑娘家家，整天挂在嘴边的往往是：老了……

一边鄙视着这个懦弱的皮囊一边决意洗心革面，前辈说，坚持跑步三个月，啥毛病都没了。

或许，与困惑了我许多年的童年阴影做抗争的时候到了。我决定试试。

天彻底黑下来的时候，我走出了象牙塔，逆向人流出发。躲过疑惑目光，躲过狗屎，鞋与土地的不断摩擦，知道哪块地平整，哪个下水道井盖儿有了松动。

树叶摇摆间，高楼大厦间，汽车疾驰间，风擦过耳朵产生巨大轰鸣，好像一场绝世潮汐。

跑步是种释放，吸进的是半清新半混浊的空气，呼出的，是心中的阴郁，是所有的不安与仓皇。

跑步也是种逃，逃开生活中的追赶，逃开梳理不清的执迷，在风起前逃，在雨水落下前逃，在脑海中蹦出的不好的结果发生前逃。

年少时混沌而狂妄，对生活不紧不慢，因为怀疑一切，无法否定某个，也不能肯定某个，于是走马观花着活。看似勇敢的背后，藏着掩耳

盗铃的假象。

而成年后的自己没了发亮的眼神，多了患得患失，想要奋力往前走往前走，手上拥有的紧握再紧握，又恨不得凭空多出几只手伸向天空，渴望能够抓到什么，看看剥开云雾明天又能面对什么。这是贪婪，也是孤勇。

然而，双手紧握的，大都是梦。

梦是幻象，梦境里抢了银行，睁开眼依旧两手空空。天空的云雾厚重，剥开一层又冷不防生出一层，待你擦汗时，从罅隙间掉下一个纸团，写满命运。

命是注定，是意外的惊喜，又或者是辛劳后的无功而返。

所以只能奔跑，不想往事，也不给皮囊留一点力气，汗水流进眼睛里生疼，流进耳朵里黏稠，流进嘴里腥咸，呼吸声紧张而有力，那是鲜活真实的命。待星月当空，人群消逝，呼吸重新恢复均匀有力，摘掉眼镜后眼前的世界空洞而黑暗，才是我们的每个明天要真正面对的东西。

而我还活着，我还要好好活着。

就用力呼吸吧。为所有保护我的人，也为保护我想保护的人。

# 祖母

刘郁林

祖父的藏书很多，那是缘于祖父娶了一个秀才的女儿，我的祖母叫于全福。当时的女子是没有名字的，正因为祖母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秀才，所以祖母不仅有名字，而且名字还是响当当的，寓意吉祥，寄予了父辈们美好的祝福和愿望。祖母是小脚女人，缠过足。祖母知书达礼，祖母知道的很多，我的童年就好像是在老屋的藤椅上，躺在祖母的怀里，听着她讲故事长大的；古代婚丧嫁娶的礼数她都清清楚楚，村里的人有事都愿意来询问祖母，老屋也会变得异常热闹；听父亲说祖母还打得一手好算盘，左右手可以同时打，年轻时和祖父一起打理着家业，老屋里经常有“此起彼伏”的算盘响。

祖母淑德贤惠，慈祥温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老屋外的下雪的冬天，因为那个冬季里祖母的老母鸡没有飞出雪地，就倒在血泊里了……

总感觉童年的雪特别多，我们一群小伙伴在老屋外的雪地里玩疯了，不顾冻得发紫的脸蛋，不顾被雪冰得通红的小手，更不顾雪水浸湿的棉靴……大家欢笑着，追逐着，打闹着，堆着雪人，打着雪仗……就在这时一只惊惶的母鸡扑棱扑棱地飞到了我们的雪人上，把打扮得漂亮的雪人弄得面目全非了。我们愤

怒了，不顾一切地要惩罚那只母鸡，石块、雪球、木棍、铁锹……统统地抛向那只倒霉的鸡……“孩子们，别打了，那鸡要生蛋了，不要打它了！”祖母的哀求声顺风飘来，可是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了。迷朦中看见祖母走出老屋，但那风雪，还有她那三寸金莲让她着急生气，“不要打了，奶奶明天给你们煎鸡蛋！”祖母的声音带着哭腔了。可我们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很快那只鸡残喘着软在了我们的铁锹下，四肢伸直，雪地里慢慢渗出一圈红。这时我们害怕了，个个都傻了眼，屏住了呼吸。突然，身后一个重重的撞击声惊动了我们，我们撒腿就跑，看见祖母仰面摔倒在雪地上。祖母哭了，望着她心爱的老母鸡，她的手在抖，她的唇在哆嗦，老泪纵横，“你们这帮土蛋可气死我了！”祖母喃喃地说。我害怕极了，也心疼极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奶奶没有责骂我们，更没有打我们，反而让我们吃了一顿香喷喷的鸡肉。

那个冬日，老屋灶台边飘散的肉香芬芳着我的唇齿，也温暖着我生命的旅程。祖母的慈爱和宽容，使我有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使我懂得了宽容有时候比惩罚更有力量，更能碰触一个人心底里那柔软的部分，更能唤醒一个人的自尊，更能有效地救赎一个人的灵魂。这在我日后的教学生涯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